



走路的云

在农场砖瓦厂的时候,老沙是开拖拉机的。

那时候,乡下,农场,拖拉机是最先进的,能开拖拉机,真是青春招展!

他开始在工地上奔腾、飞扬,运送制砖的泥土。后来,时常开往上海市区,采购、运送些至关重要的物品。塘外,奉城,光明,青村,南桥,西渡,北桥,颀桥,莘庄,徐家汇……一直开到南京路路边的宁波路,那儿有个农场办事处……一路村光城景,飘逸而过,条条马路不限行,电线杆上只有路灯没有监控。

他和我是同一个区,不是同校,但同一天到农场。忘记了第一个招呼是怎么打的,也没有任何故事作为序言,感觉自然就贴切,成了亲近的朋友。

他常来广播室坐坐。我在广播室写稿子,也对着话筒用声音鼓动工地。

有的时候,我在写稿子,有的时候,我在播音,他就安静地坐着,不出一声声音。

他不知从哪儿买到没有孵化成功的死鸡蛋,里面的小鸡已经长出了绒毛,煮好了送给我吃。我哪敢吃那个。他说,这是最补脑子的,很难买到,他在镇上遇到,一分钱一个,他买了许多,吃得津津有味。

有些朋友总是经别人提醒之后,或者无意中看到了他们的相片,才发现:呀,真的有些丑呢。可是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我们一点也不觉得他们难看。相反,有些靓男俊女,即使萍水相逢,也觉得面目可憎。这是为什么呢?实际上,人的美丑与否取决于两种,一种是皮相,一种是心相。

## 美丽心相

许道军

一个人直接呈现给世界的,是他的皮相。皮相是物理层面的真相,不代表相貌的全部,有时候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甚至是相反的那一部分。我们看到的,也许是他刻意修饰、装饰乃至伪装的结果,其实是假相。以假相为全部,为真实,观相难免以貌取人,“美丑不分”“美丑颠倒”。

美的皮相给人美的第一印象,这个印象能否持久,成为他稳定的形象,则要继续观察,深度相处。之后,许多美好的东西很可能被修正,被颠覆。“日久见人心”,外在之相会被忽略,彼此看到的,其实是由心灵塑造的外在心相。

心灵分美丑,心相也是。心相丑,是真的丑。茫茫人海中的相见相识相知,有“金风玉露一相逢”的佳话,也有“人生若只如初见”的遗憾。有人皮相远谈不上美,但是他的心灵是美的,因美的心灵这个“隐含作者”而“创作”出的美的言行和气场,重塑他外在的皮相,他自己的心相也变得美起来。

但最可贵的,恐怕是这样的人:他的皮相是绝美的,心灵也是绝美的,他不以皮相为意,美不自矜,而始终以绝美的心灵示人,以绝美的心灵待人。与之相处,你总会被他和善的心灵所吸引,既见君子,如沐春风。跟他们在一起,你会忘却年龄,忘却性别,忘却蝇营,最终完全忘却彼此的皮相。久而久之,你的相貌也会被改变:身上去了戾气,脸上多了笑容,心中有了悲悯。这美丽的心相,出尘的花朵!

## 招展的老沙

梅子涵

一个晚上,他双手抓着一个很大的青螃蟹走进来,说是就在广播室门口抓到的,已经在食堂称过,正好一斤。他在食堂蒸熟了,问谁要了醋,拿来和我一起吃。他说我不吃死鸡蛋,就吃螃蟹,螃蟹也补钙子,文章可以写得更好。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大的青螃蟹,后来再也没有吃到过。

偶尔,也会说到小姑娘。他问我,究竟是长得好看的小姑娘好,还是不一定很好看可是感情纯朴的小姑娘好,他的意思是哪一种小姑娘当女友好。我支支吾吾不好意思讨论这种问题,但是心里认为最好是又好看又纯朴的小姑娘好。

说到这样的话题时,我们总是纯洁得有点滑稽,语言干净吞吞吐吐。

有一次,他告诉我,他放在枕头边的一叠饭菜票好像被人偷过了。我问他偷掉了多少?他说,不知道偷了多少,反正偷过了,现在比原来薄了。

我说你把饭菜票放在枕头边做什么?

他说,他一直放在枕头边的。我说,怎么可以放在枕头边啊,你蠢啊?

一个人直接呈现给世界的,是他的皮相。皮相是物理层面的真相,不代表相貌的全部,有时候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甚至是相反的那一部分。我们看到的,也许是他刻意修饰、装饰乃至伪装的结果,其实是假相。以假相为全部,为真实,观相难免以貌取人,“美丑不分”“美丑颠倒”。

美的皮相给人美的第一印象,这个印象能否持久,成为他稳定的形象,则要继续观察,深度相处。之后,许多美好的东西很可能被修正,被颠覆。“日久见人心”,外在之相会被忽略,彼此看到的,其实是由心灵塑造的外在心相。

心灵分美丑,心相也是。心相丑,是真的丑。茫茫人海中的相见相识相知,有“金风玉露一相逢”的佳话,也有“人生若只如初见”的遗憾。有人皮相远谈不上美,但是他的心灵是美的,因美的心灵这个“隐含作者”而“创作”出的美的言行和气场,重塑他外在的皮相,他自己的心相也变得美起来。

但最可贵的,恐怕是这样的人:他的皮相是绝美的,心灵也是绝美的,他不以皮相为意,美不自矜,而始终以绝美的心灵示人,以绝美的心灵待人。与之相处,你总会被他和善的心灵所吸引,既见君子,如沐春风。跟他们在一起,你会忘却年龄,忘却性别,忘却蝇营,最终完全忘却彼此的皮相。久而久之,你的相貌也会被改变:身上去了戾气,脸上多了笑容,心中有了悲悯。这美丽的心相,出尘的花朵!

他拍了一下头,说,他有办法了!我问他是什么办法?他没有告诉我。

过了两天,他大惊失色地告诉我,全部偷光了!

我说,你不是说有办法了吗?他说,是的呀,他在饭菜票上面放了一根头发,只要头发动过了,那么他就知道饭菜票被偷过了。

可是结果,头发还在,饭菜票全部被拿光了!

我说,你怎么这么蠢!他说,他也觉得自己蠢,真的是很蠢。

我很想说,他就是吃那种没有孵出小鸡的蛋吃蠢掉的。

开着拖拉机,当拖拉机班班长,一双善于修修弄弄的手,但他心里却喜欢文艺,喜欢写字,画画弄弄,还会篆刻。

那时,我已开始写散文、小说。

他帮我把写好的散文、小说贴到厂部前的橱窗里,让大家看。

他趁着吃饭的时候,端着饭碗,坐在离橱窗有些距离的地方,侦察有没有人看,哪些人看,然后跑回来告诉我。还告诉我哪个长得好看的小姑娘也在看。

后来,他还想听见看的人的评价,就走到橱窗前,假装也仔细读,然后又跑回来告诉我,“都说很灵的,你怎么这么有水平啊?”他说的时候,有些像真诚的儿童。

我心里高兴,但是不好意思洋洋得意。他说:“我要是写得出来就扎台型了!”“扎台型”的意思就是出风头,很有面子。上海话里总有些这样怪里怪气蛮滑稽的词。

其实,他开拖拉机就特别扎台型,满工地都是他的声音、身影,招展得像一首火热的诗。

每次去上海,他也都会为这个那个带些东西,

## 瞻萧红汉白玉雕像

高昌

好花犹复祝春风,生死场边类转蓬。  
往事呼兰些子浪,斯人播火许多丛。  
素颜独坐疑天上,倦影相看在梦中。  
黑土行将焕新绿,青山万里念萧红。

我毕业的大学位于苏格兰北海之滨,六百年的古老院校悄悄藏在海湾的一处岬角。毕业季的学生们裹紧红袍,顶着北海的长风漫步迈向码头,在牧歌中走入破晓。在离开这个宁静避世的小镇,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前,一定要再看一次东沙滩的日出。

异国读书,对异种文化与身份的思考是隐含的特殊课题,最初降落在这个国度的惶然和孤独最终没有把我变成脱线的风筝。我站在大学礼堂,聆听学院院长们用古老的拉丁文吟诵长句,微笑着祝贺我以最优异的甲等成绩毕业;我心中更加坚定,浸染了中西的学识文化,从此当为桥梁,就像我在本科生涯结识的忘年交好友奥黛丽那样。

英伦的七月最是怡人,空气里弥漫着莓果的香甜,长空艳阳,全无雾都的阴霾。我在毕业仪式后沿古老的石子路走向奥黛丽的家中,去与她告别。我在初来到这个英伦边陲小城,对中国留

阿韵通过手机传来一张照片。她在一面宽敞的墙壁上,以多种斑斓的色彩,酣畅淋漓地绘了一幅充满创意思维的画。画作中央,有一只通体蓝色的兔子,双手高举,作投降状;左右两边,各有一只手执短枪的肥猫。

阿韵表示,她赡养的两只猫儿,酷食兔肉,猫们心里最大的愿望恐怕便是能够自力更生地猎食新鲜的兔子,可它们做不到,她因此在画里替它们圆梦。我问阿韵,为什么她画笔下的兔子是蓝色的?阿韵含笑解释:她在家里窗户旁边为猫儿设置了两张吊床,说也奇怪,每回万里晴空铺陈出一片悦目的湛蓝色时,两只猫儿便会一先一后地跳上吊床,安稳地躺着,恬然地对望着蓝空出神,两张猫脸,还隐隐地泛着笑意呢!在阿韵给它们选购的各式玩具中,它们也偏爱蓝色的。阿韵说道:“我猜想,也许蓝色对于它们有着某种可贵的象征意义吧!”她把兔子绘成蓝色,就是希望在视觉和味蕾上一箭双雕地娇宠她的猫儿。她说:“在这画里,猫儿就是主角。”

阿韵是新加坡涂鸦艺术工作室

送去各人的家,捎些父母的惦记给他们,大家“老沙”“老沙”地喊着他,亲热得超过现在专车接送好多倍。

现在的小轿车,哪比得上那时的拖拉机。

他对我说过不止一回:“你教教我怎么写好阿?”我哪里会教,只会说:“你写呀!”

他指着窗外的那棵小白榆,问我:“你写的《小白榆》就是这一棵吗?”我说是的。他说:“这个怎么写啊?蛮怪的哦,这个怎么写得出?”

我没有能力讲清楚这个怎么写。我只能按照心愿勉强地写出想写的,说不出更多的道理。那时,我不是文学教授,只是一个初中水平的文学小青年,农场小青年。那时,我神经可正常了,根本没有想过可以成为一个正式的作家,更是没有想过当文学教授。谁会想那个啊,送到精神病医院去还差不多。现在,我的神经马马

虎虎也正常,从不想月亮上太阳的事,安分地称准确自己几斤几两,不想虚添分量。

一棵普普通通的小白榆树,细瘦得没有几根枝杈,顽强地长在盐碱地上。我写道,我也要像它一样,顽强,长大成才。很真诚,很幼稚,决心表达得很坚定,而里面的文学呢,则是只有个一丝气味。

但是老沙很佩服。年轻的时候都一样,看见别人文章登出来,就佩服。后来才渐渐懂了,不少登出来的“文学”,其实就是里面有一丝文学气味,是一件有点模样的文学纸罩衫。而写纸罩衫的人,后来能写出真文学,又多亏先前有人佩服过,多亏了他们认为你有水平。所以,我也多亏了老沙。他是重要的其中之一。

后来,我上大学了,老沙也进了上海的工厂。又到局里搞宣传,做着和文字有关系的工作,但是没有写成散文和小说。见了面,他总会说:“我也很想写的。”我就问:“那为什么不写呢?”他说:“写了不好意思拿出来,怕退招势。”“退招势”又是一句上海话,意思就是丢脸、没面子……

如果在农场的时候,我鼓动他无论如何写一篇

再没能回到故土。奥黛丽珍视家族与中国的联结,她多年整理父亲当年的家书,在古稀之年毅然决定开始深入研究她父亲那一代人远渡中国建立传教士医院的经历,记录她的家族与中国人在动荡烽火中同生共死的岁月。

奥黛丽读博的第三年仿佛流年不利,接连遭遇骨折、中风、癌症,到后来她的手腕

每回都花那么多心思去构思、去运笔,难道她不觉得心痛、可惜、遗憾吗?

阿韵摇头说道:“认真说起来,涂鸦,其实和冰雪雕刻、黄油雕塑是一样的,它们都在灌输我们一种活在当前的生活哲学。当你全神贯注地在挥洒、心无旁骛地在雕刻的当儿,你就已经处在你创造能力的巅峰状态了。作品成好的那一刻,你已竭尽所能地将你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而这,就是永恒。巅峰过后,忘掉一切荣耀,以崭新的姿态重新开始,再次出发而创造出来的,又是另一番新天地、新气象了。不要回顾,也不必前瞻,只要切切实实地活在当下,细细地品味、体验、享受,便已无憾了呀!”

曾有那个黄油雕塑师表示,呼吸会影响雕塑,所以,他只能在动工前,深吸一口气,然后,屏住呼吸,雕刻;再后仰,呼气。屏气、雕刻、呼气,周而复始。如此历经艰辛的雕成品,却在动手雕刻的那一瞬间便注定了死亡的命运。人生不也一样吗?

所以,享受那过程,分分秒秒。

虎虎也正常,从不想月亮上太阳的事,安分地称准确自己几斤几两,不想虚添分量。

一棵普普通通的小白榆树,细瘦得没有几根枝杈,顽强地长在盐碱地上。我写道,我也要像它一样,顽强,长大成才。很真诚,很幼稚,决心表达得很坚定,而里面的文学呢,则是只有个一丝气味。

但是老沙很佩服。年轻的时候都一样,看见别人文章登出来,就佩服。后来才渐渐懂了,不少登出来的“文学”,其实就是里面有一丝文学气味,是一件有点模样的文学纸罩衫。而写纸罩衫的人,后来能写出真文学,又多亏先前有人佩服过,多亏了他们认为你有水平。所以,我也多亏了老沙。他是重要的其中之一。

后来,我上大学了,老沙也进了上海的工厂。又到局里搞宣传,做着和文字有关系的工作,但是没有写成散文和小说。见了面,他总会说:“我也很想写的。”我就问:“那为什么不写呢?”他说:“写了不好意思拿出来,怕退招势。”“退招势”又是一句上海话,意思就是丢脸、没面子……

如果在农场的时候,我鼓动他无论如何写一篇

再没能回到故土。奥黛丽珍视家族与中国的联结,她多年整理父亲当年的家书,在古稀之年毅然决定开始深入研究她父亲那一代人远渡中国建立传教士医院的经历,记录她的家族与中国人在动荡烽火中同生共死的岁月。

奥黛丽读博的第三年仿佛流年不利,接连遭遇骨折、中风、癌症,到后来她的手腕

已经无法自由活动,最后的著作都是通过口述由罗宾代为打字完成。因我曾帮助她翻译一部分中文材料,她庆幸能在临别前将完成的著作与我分享,奥黛丽翻到致谢页,指出我的名字:“Hongyi,感谢你的帮助!”而我更是感谢她,我所学亦涉及跨越中英两国的文化与社会的

研究,与奥黛丽在炉火边关于国别、身份、历史的思考的数次长谈,让我见证并收获了跨越岁月、国别、种族和年

龄去创造联结的勇气。我们以奇妙的缘分,互相鼓励启发,相差近六十的年龄而同时毕业,将这份创造跨国联结的勇气与心意互相分享和延续。

宫崎骏的电影《风之谷》中有一幕,娜乌西卡面对异族王虫张开双臂,而王虫则伸出金色的触角,给予娜乌西卡生命和勇气。我回顾毕业的记忆,并非标志结束,而是一段开始。毕业时刻,我将在那段特定时光里所遇所见的人和事,装入心底的盒匣,获得了从安全港纵身跃入未知洪流的底气,从此带着一段特殊的联结开始远行。我知道无论多久,我总能从往昔的那段联结中,获得锚定自我和昂然向前的力量。

毕业时,系里决定我留校任教,请看明日专栏。

责编:郭影

